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晦庵先生朱子大全卷之二十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晦庵先生朱子大全卷之二十

申請

請徐王二先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癸酉

契勸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負數既少又比類  
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  
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朴茂操履堅慤求之輩流  
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  
厨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覩其言行得以矜式亦  
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

代同安縣學職事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右某等伏覩故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趙



郡蘇公道德博聞號稱賢相立朝一節終始不虧自其高  
曾世居此縣比因遊宦始寓丹陽今忠義榮陽二坊故宅  
基地宛然尚在而後生晚學不復講聞前賢風節學問源  
流是致士風日就彫弊某等今欲乞改榮義坊爲丞相坊  
仍於縣學空閑地架造祠堂一所不惟增修故事永前烈  
之風聲庶以激厲將來俾後生之竦飭謹具狀申主簿學  
士伏乞備申縣衙照會施行

○ 申嚴昏禮狀

竊惟禮律之文昏姻爲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  
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昏姻之禮里巷之  
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

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

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  
瀆亂國章而已至於妬媚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  
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  
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昏娶儀式行下以  
憑遵守約束施行

舉柯翰狀

照對縣學見闕直學一負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  
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爲務行年五十疊疊不倦置之學校  
必能率勵生徒興於義理之學少變奔競薄惡之風欲乞  
備申使府差補施行

與曾左司事目劄子

己亥年  
五月

熹已具前劄復有愚懇并以洗聞事目如後

一本軍恭奉聖旨打造步人弓箭手鐵甲一年以三百日爲期兩日壹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畢申乞起發繼準樞密院劄子檢坐元降指揮只令如法椿收竊緣上件鐵甲計用皮鐵匠一萬八千工錢五千二百餘貫匠人多繫遠鄉農民追呼搔擾離家失業不無愁歎錢除給降到見錢乳香數外尚欠七百餘貫乳香變賣不行不敢科扣又充支過一千一百八十餘貫初謂朝廷別有急切用處今乃但令本處椿收徒使州縣勞民費財以供不急之用已爲非策又况椿收日久皮線爛斷札片鏽澁不堪使用亦有

深可憐者設若遂爲歲例則其爲害無窮已尤爲



深可惜者設若遂為歲例則其為害無有窮已尤為不便欲望一言密賚廟堂特賜開陳將已造者各令發赴比近屯駐軍馬去處披帶校閱日夕使用免致朽損仍降指揮向後年分更不打造則州縣民間不勝幸甚或慮關於武備即乞行下諸軍取會累年以來中外製造鐵甲數目不少既是久無征戰不應無故損失須管契勘見收管數目若干便見虛實如有不足亦可令諸州有作院處多募役兵漸次打作庶無闕事

一本軍昨來奉行增種二麥指揮逐年所申漸次增廣至淳熙五年三縣共種一千四百餘頃內星子縣最

爲窄狹已占三百餘頃近據知縣王仲傑申本縣今年所種已是增多然實計之所種不過六千餘畝未敢循習舊例供申虛數熹昨在田里素聞此事皆是官司立定數目行下鄉村妄亂供申公行欺罔遂判其狀行下依實供申及行下兩縣亦不得循習舊弊欺罔朝廷去訖將來申到比之舊數必是大段虧少若朝廷以此加罪固無可言萬一緣此別行根究竊恐其它州軍官吏有任其咎者在熹私義亦所未安欲乞一言密贄廟堂別作開陳恐日前所申有未實處立限許令陳首改正違限不首然後坐以誣上之罪使知其罪者得以自新實爲幸甚然所有增種指

揮實無補於足食之功徒有損於責實之政而州縣

罪使知其罪者得以自新實為幸甚然所有增種指  
揮實無補於足食之功徒有損於責實之政而州縣  
奉行鄉村應對畫圖供帳亦或不能無擾或降指揮  
直行寢罷尤為簡靜

申南康旱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

伏覩本軍今為久闕雨澤旱田旱損已依準令式具狀奏  
聞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  
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納絹共八萬六  
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方  
撥到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發本軍未起米一萬一千  
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餘貫湊糴軍糧  
支遣官兵及撥到賑糴米五萬石又拖欠兩年上供折帛

月椿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熹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效今則早則什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使幸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問耆老皆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常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等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後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間并蕭條至今未復况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闕支遣計料見管常平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瀝懇乞事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它意外之憂又有甚於

事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它意外之憂又有甚於

日除已具錄奏聞許依分數放免稅租更令轉運常平兩  
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外

云云

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稅狀

熹昨為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已蒙  
支撥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本  
軍除已恭稟施行訖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  
除已一面撥具奏聞外切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  
限起催以來即苦乾旱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  
歎實為常歲不同遂不敢嚴督諸縣依限催理只今勸諭  
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撥納到緡九千四百匹錢一  
萬六千七百二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緡一面支裝

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  
允借并未起漙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  
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  
十文省趁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糶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  
千五百七十餘石賑糶飢民却俟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  
發其餘人戶所欠錢縮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飢餓  
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熹誠不忍更行  
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除已具錄奏聞乞賜許將本  
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  
熟却隨新稅帶納庶幾饑饉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  
有熹輒將上供官錢允借糶米之罪亦已具奏恭俟朝

併乞施行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

具位

熹照對本軍見準上司備準朝省指揮招填闕額禁軍及拋買軍器物料并向來申請乞行省罷管下都昌縣初置新寨逐項利害除已具公狀申聞外合行供稟者

一準安撫司備準樞密院劄子立定本軍軍額招填禁軍共五百人今照本軍舊管禁軍額數至多蓋緣承平之際戶口繁多投募者衆州郡又未有諸色上供及揀汰歸正使臣軍負倉庫充溢足以支遣近年以來稅重民貧戶口逃散已是無人應募州郡上供之

額既重冗食之數又多並無留州得用錢米可以養贍所以招收常不及額猶尚支遣不足蒙朝廷察見上件事理於淳熙七年內已降指揮權以二百人為額今來又準上項指揮照應見管二百人外尚闕三百人雖已遵依分委兵官招收緣本軍僻陋小郡戶口不多目今雖是荒年尚乃無人應募設若有人應募其添招禁軍三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六十四貫文省春冬衣絹一千三百五十五匹紬一百五十四匹綿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委是數目浩瀚即無合撥窠名可以支遣況當荒歉之後稅苗蠲放殆盡見在人數尚且支給不行若



不曰陳竊慮屋有稽緩之責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乞  
依元降指揮且以二百人爲額如以州郡武備不脩  
必欲招足元數亦乞限一年添招十人庶幾數十年  
間漸還舊貫而州郡得以漸次措畫不致違悞

一準轉運司備準樞密院行下拋買第十一料至十五  
料甲葉牛皮數竊緣郡境民貧不堪搔擾十一至十  
五料節次具申未敢行下收買獨十四料幸蒙漕司  
申奏蠲免而文已有拋買第十五料指揮竊緣本軍  
三縣去歲大旱民間貧困異於常時官司夏秋二稅  
檢放倚閣無可催理逐月官兵請俸尚且積壓無可  
支遣今來雖是漸次起催新稅然旱荒之後民氣未

蘇尤當存恤撫摩庶幾不至流散若更分拋下縣催督買發官司初無合破官錢不過科擾取辦上件軍器既未有急切用處徒爾驅逐飢民使之逃亡失業因致死亡有負朝廷救荒卹民之意事屬不便欲望鈞慈軫念特賜敷奏權與蠲免候二三年後年穀豐熟却令漸次收買起發施行

照對本軍淳熙五年內蒙提刑司奏請於管下都昌縣荆置營寨招刺軍兵彈壓盜賊已行依應旋招到軍兵二十名及於管下巡檢司各差撥兵士十名并於本軍添差兵官內差委一員專一在寨統轄教閱今照都昌爲邑百餘里見有棠陰四望松門楮溪大

孤山五寨土軍額官四五百人縣郭又有弓手八十

孤山五寨土軍額官四五百人縣郭又有弓手八十人足可彈壓盜賊當時止緣盜徒倪四等乘船經過縣岸提刑高公泗一時申請添置此寨見在縣郭當五寨之中而與尉司相去僅百餘步委是虛設徒費帑廩昨來備述利害及以本軍匱乏無以贍給累具申陳乞行省罷此寨欲將招到軍兵併歸四望山寨填補闕額之數未蒙行下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依所乞施行

乞除詔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

庚子

喜熙對本軍去歲旱傷至重檢放秋苗八分以上及蒙朝省行下將第三等以下人力夏稅畸零倚閣是致經總制

錢收越不及合行除豁及月椿錢無從椿辦不能如額已  
當具申總領轉運提刑司照會乞行除豁無收經總制錢  
及乞據實椿到月椿錢數起發除別具狀供申尚書省乞  
賜敷奏外今具事節合行申稟者

一經總制錢年額係於夏秋二稅內收越緣本軍去年  
分檢放過苗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石一斗二升三  
合一勺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六千三百七  
十二貫一百一十七文省及依準淳熙七年十月二  
十六日聖旨指揮倚閣本年第三等以下人戶未納  
畸零夏稅折帛錢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五貫四百六  
十五文本色絹三千八百一十六匹九尺六寸紐計

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二千九百一十五貫八百

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二千九百二十五貫八百  
四十七文二項共合除放經總制錢九千二百九十  
七貫九百六十四文其苗米上所收經總制頭子勘  
合等錢遵從淳熙四年戶部韓尚書申明已得指揮  
並合隨苗除放其夏稅畸零錢帛既已倚閣亦無合  
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數目合依例除豁方欲具申  
乞下總所并憲司照會今會得池州近以旱傷申請  
已奉聖旨除豁檢放苗米上無收經總制錢况本軍  
旱傷尤甚既檢放秋苗外又蒙倚閣第三等以下畸  
零夏稅所有上項經總制錢委實無所從出欲望鈞  
慈矜察特賜敷奏於本軍淳熙七年分合發經總制

錢內除豁前項放免無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凡乞行下憲司總所及本軍照會

一本軍月椿錢係於夏秋二稅并場務出納錢物收到頭子經總制無額錢及酒稅課利分隸椿辦緣去歲旱傷之故苗米放及八分三等夏稅亦復倚閣自九月十二月終月額共合椿辦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貫九百一十二文除已據實收椿到錢將新補舊近互償那共計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三貫五百四十七文節次起發外尚有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及今年正月以後合發錢數目今空竭無可椿辦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月終收趁

鈞慈特賜敷奏將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月終收

不足月積錢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特賜  
外所是淳熙八年正月以後合發月椿錢數亦乞行  
下漕東總領所照會據本軍每月實椿到錢數起發  
候向去年歲豐熟民力稍蘇即依舊數發納

○ 申修白鹿洞書院狀

具位



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十有餘里  
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  
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號為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  
其後出為世用名跡章顯著甚眾至國初時學徒尤數  
十百人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以其洞主明起為

蔡州襄信縣主簿以旌勸之其後既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於今基地埋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水之勝甲於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今日鮮不興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顧乃廢壞不脩至於如此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除已一面計置量行脩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然其名額具載國典則其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賜行下竊恐歲久復至埋沒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及尚書禮部伏乞鈞旨檢會太平興國年中節次指揮行下照會庶幾官吏有所遵守久遠不至



煙沒謹狀

小貼子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立書院不  
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不至於荒廢埋沒而  
已不敢妄有破費官錢傷耗民力伏乞鈞照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水汊巖泊  
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權舟船浮江上下並  
於寨內拋泊或值風濤大作亦免沉溺之患公私兩便自  
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徃徃多被  
回還空綱偷般壓船前去以致寨內水汊沙土填塞積歲

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沿岸  
石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深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後  
拋失官司錢物不可勝計本軍慮其所用工料錢米無所  
從出又恐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緣  
本軍旱傷至重細民闕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  
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二役而可以募人者雖非農  
田水利謂如城隍道路堤岸  
土工及種林木之類各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類  
具利害奏聞本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躬  
親詣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  
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  
本軍已行具申轉達使衙取撥窠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

去後近差使司回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

本軍已行具申轉達使衙取撥窠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  
去後近準使司回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  
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檢討工料錢米  
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乞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  
錢米付本軍支散自餘少闕之數本軍自行計置貼助使  
司撥到錢米趁此天氣和暖雇募人工開修不唯官司舟  
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闕食須至申稟者

乞催修石隄劄子

熹照對本軍臨江石砌隄岸自紹興以來被風浪衝擊損  
壞及港汊堙塞稍自江水退落不堪住泊舟船已嘗具利  
害申稟乞行計料開修已蒙委官相度開具合用工食錢  
米供申去訖未蒙行下緣目今水涸正是併工開修之際

若是蹉時向後寒凍工匠艱辛除別具公狀申呈欲望台  
慈早賜申奏仍乞行下逐旋取撥窠名錢米一面趁時用  
工開修施行實為公私久遠利濟之惠

○ 論都昌創寨劄子

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  
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  
寨即湏相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可以卓  
望激截不容走透方為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  
故古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  
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  
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

六  
秦土軍表裏防禦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

六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  
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爲要害則凡州  
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得  
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本軍  
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木門四望下有楮溪大  
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  
可以卓望把截是爲要害其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  
有尉司弓級額管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隆興饒江三州  
星子建昌兩縣之間如與淮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  
年來除李成火盜橫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  
於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窮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

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級緝捉驚趕即時竄逸是  
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於傳聞意謂本縣已  
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憲司一時憑信便將官吏對  
奏稱都昌縣接連淮南而南康管內都無一兵乞創此寨  
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為窮寇三人驚駭擾亂至  
於如此固已可笑又况初不計筭增兵百人一歲所費為  
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匹綿一千五百兩使  
州縣何所從出亦不審慮兵官一負禁軍百人出在外縣  
使聽何人節制於民有無搔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  
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昨  
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

家洞照底囊力賜主張使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

東縣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及縣官

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  
之費遂除一方永久之害然熹愚慮尚恐州縣官貪僻事  
者少而便文自營之私勝觀望畏怯之習深既不明形制  
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私事力之有無但恐廢罷之後萬  
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已又見元係憲司陳請不無觀望之  
意雖到地頭相度往往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為一切首鼠  
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到寨屋難以  
廢罷上誤鈞聽則熹請有以折之天地勢要害衣糧耗費  
種種利害熹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  
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首為不足恃則廢  
弓手而專募寨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首之巡警未嘗敢

廢近又會合外縣捉獲但淳蕪賊而所招新兵者飽食安  
坐未嘗少立功效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巡尉之際其軍兵  
反告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爲防護縣取不合下鄉巡捕  
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絕州郡相去旣  
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縣民間之害將  
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廢罷其見  
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補闕額見造之屋其  
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手營房他無所用也豈可明知  
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爲此羸卒數人破屋數間之  
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利害  
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計此乃



世俗淺陋之常談宜不足以惑高明之聽然熹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之憂者故敢復盡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察焉其或議者尚慮復有前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無備則望鈞慈更垂體察只勸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而更於額外增置二十五人奏是一聽集衆官會議合依建昌縣士民比建昌水陸地界至江州皆遠至南康皆近陳乞仍舊隸屬本軍爲便事理保明具申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照會施行去訖今又準上項指揮本軍今相度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本軍自太平興國七年始建軍治至建炎閒李成賊馬殘破其元建軍額案牘不存尋照圖經及簽判廳

舊題名記并詢訪士民檢到皇宋咸平本軍判官兼  
通判余致堯撰新荆利民橋記見得自太平興國六  
年相國張齊賢轉漕江表以其地在廬山之陽彭蠡  
匯澤直注于是每春江水漲洲沉島沒震吉撫筠洪  
諸城軍實萬艘浮江而下或天鼓噫氣怒濤沃空篙  
工棹郎摧檣是慮指斯邑也爲拯溺之地公於是度  
其便則沂流之要衝相其宜則上游之樞會非鳴鼓  
角討牧帥以守茲土則觀風之政幾致闕如由是紀  
事實以入奏請改其邑爲軍太宗皇帝嘉其言曰俞  
南方之俗其在康哉可賜名南康軍自是之後幾二  
百年至紹興以來復建軍治及諸倉庫郡官解舍兩

獄諸軍營房洵至成就所費不貲若一旦棄而不用

獄諸軍營廢洎至成就所費不貲若一旦棄而不用  
徙置它所必須勑建軍治城壁及諸祭廩部官辭舍  
兩獄諸軍營房不知所費從何取撥而湖口縣治地  
勢窄狹前近大江後逼高山亦無建立軍壘去處今  
欲勑建軍壘必須占奪民間田地搔擾不細以此論  
之移治之說彼此公私有害無利灼然可見

一星子縣係本軍見今治所地瘠民貧昨因經界之後  
二稅愈重倍於它邑自辛卯大旱之後民力未甦幸  
而輸納水陸皆便朝至暮歸無諸耗費然而民間未  
免猶存愁歎若隸江州則陸路一百二十里而水路  
順流一百二十里至湖口縣入泝流四十里至江州

沂流一里折二里通二百里輸送期會轉見遙遠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一建昌縣元申擢進士熊望之等并父老及稅戶停政等連狀本縣陸路至江州二百八十里至南康一百三十里水路至本軍三百里去江州則又一百二十里到湖口縣湖口縣又沂流而上八十里方到江州又必經由南康軍湖口縣兩處口岸不無阻節見今江州係駐劄去處一有所糾近縣則便遠處則不便且如德安縣乃江州屬邑之遠者尚不過一百二十里本縣去在德安縣之南又六十里且以馬料徵事言之隨稅高下均科本縣水行五百餘里方至江州

如陸程則南去鄉分到本縣又百餘里往返有六百  
里之遠動經旬日若中等之家科藁二百束每人止  
負兩束以人數較之動費百夫上等入戶割又不止  
百夫若令人戶就縣交納亦有般擔糜費官司解發  
亦不過取辦於民本縣既遠於德安縣况連丁大旱  
之後人民流移未盡全復若更以隸江州豈特流移  
之家不歸而見在人戶亦必逃移竊以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江之東西皆王民萬一必欲撥隸民間豈  
敢固違然望之等伏見朝廷清明四方無虞東西兩  
路之民各安其業與其有所改易不若仍舊貫爲安  
陳乞備申朝省詳酌利害施行以便民情本軍今來

相度建昌縣昨來所申事理委得允當以此論之則  
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本軍逐年起發上供經總制月椿等錢及支遣官兵  
衣糧百色支費全仰三邑椿辦而建昌星子應辦不  
啻過半今來若將撥隸它州則所餘都昌地瘠人貧  
歲多旱歉催科稍急則有逃徙之患財計實無所出  
雖以湖口彭澤兩縣改隸本軍名爲依舊三縣而湖  
口彭澤所入亦少不足裨補且以苗米論之星子湖  
口各止六十僅可相當而建昌秋苗二萬彭澤所入  
約計不及其半今欲以二縣二州夏秋二稅及諸邑  
歲計之目依各縣元數令逐州承認惟上供之數或

可直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可隨縣改割至於養贍在軍官吏軍兵支用之數不知何從而出以此論之以建昌星子隸江州以湖口彭澤隸本軍於官有害於民無利灼然可見

右本軍相度利害於前又詳建議之人首尾陳述畧無義理其言江南分東西路實以江西為界者今契勘江西一路自隆興府撫州建昌軍皆在江西之東若如議者之言則此一府一州一軍盡合移治江西之西而其諸縣亦合改隸江南東路矣又江州南康疆境交互奔走期會民頗難之又有風濤之險監司巡歷民戶輸送往來每以為艱今契勘星子建昌兩縣民戶輸送地里遠近如前所陳若以議者之言便行改割則是使之捨近就遠去易就難與

其所陳事理利害三科違背兼本軍所管都昌一縣雖是  
隔江然入戶輸納不過苗米一項最為重自來久例又  
只在本縣交納裝綱起發入戶即無往來之阻至於移動  
一軍城壁官舍倉庫營寨所費浩瀚度用數萬緡而起  
遣一縣民居屋舍又占奪其地使之蕩析流離不得安其  
生業尤非細事而議者率爾言之僅同兒戲不知今日民  
力凋弊州縣空竭之際如何計置得上件錢物給此支用  
而勞民動衆為此有害無利之舉其說竊恐難以施行徒  
然煩費文移動搖物議使一境軍民日夕憂惶不遑寧處  
極為非便謹申為監司衙欲望詳酌早賜奏聞寢罷前件  
指揮以安一郡軍民之心不勝恩幸伏候台旨



小貼子

契勘本軍建昌縣陸路至本軍經涉江州德安縣界而  
小路直至本軍不隔外州其隔江州界分去處初亦無  
甚利害只是德安縣遞鋪兵士以非本軍所轄尋常不  
肯傳送本軍及建昌縣文字有此一節小小利害然亦  
須別有措置豈有爲此之故而輕移一軍遽割四縣之  
理今若將德安一縣遞角文字特令兩州巡轄使臣通  
行點檢則郵傳亦自不至阻滯併乞台照 熹上覆

論馬辛獄情劄子

熹契勘本軍軍院昨準使帖押下承局爲辛根勘凌犯階  
級情罪依條施行已據本縣勘到招伏情節依條合徒二

軍配鄰州熹竊詳本人所犯却因發覺乃彥故違使司元  
降約束私買板木遂致爭鬧若便依條劄罪竊恐情輕法  
重或非台慈之本意未敢便行決遣亦不敢輒具公狀申  
陳敢以此私於下執事欲望矜察行下稍從寬典不勝幸  
甚熹以亟遣遞筒未暇別紙布謝悃併乞台照

○ 論商康移治劄子

圖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近準安撫衙牒備承使司公文差  
委池州余推官前來相度曹大夫者所陳移治湖口改割  
兩縣事本軍已遵依行下兩縣相度去訖然其事理實有  
不難知者本軍建立二百餘年兵火之餘掃地赤立今又  
五十餘年官府民居方稍就緒然猶頗有未完備處若更

懇延公政良具廉今來民力已極困弊官司尤覺見前恭移

五十餘年官府民居方稍就緒然猶頗有未完備處也

遷徙必致狼狽兼今來民力已極困弊官司尤覺煎熬移  
治所費少亦不下數萬緡不知何所從出又聞湖口地步  
窄狹目今為縣尚且費力若欲改建軍壘城壁官府倉庫  
牢獄所占地步計湏十倍於前未知何處可以安頓設使  
可以安頓亦必起遣居民毀拆其屋占奪其地乃可營建  
不知今日幸無迫切利害何必為此以動搖人心為國取  
怨此移治不便之說也至於改割兩縣則兩縣距今南康  
治所道里近而去江州治所道里遠南康財賦取辦於建  
昌星子者過半而湖口彭澤一縣所入不足以補其數雖  
上供歲額或可隨縣改割而本軍官兵支負廩祿不知何  
所從出此割縣不便之說也竊意此事終久決難施行而

徒煩費文移動搖衆聽使兩處軍民之清疑慮惶惑不安  
厥居極爲非便熹衰病之餘扶曳來此旦夕即爲引去之  
計視此不啻如傳舍豈有毫髮顧恋之心特以旣荷聖恩  
疆界民社旣未能有以復其人安於田里而無愁歎之聲  
誠不忍更使復爲庸人淺議所擾故敢直以己意干昧申  
呈其詳見於公狀欲乞台覽早賜奏陳竊罷其說以安兩  
處軍民之心不勝幸甚

論阿梁嶽情劄子

熹照對本軍阿梁之嶽節次番詞互有同異須至依條再  
行推鞫然以愚見本人番詞雖非實情然且只據其所通  
情理亦不可恕不必再行推鞫盡如前後累勘所招然後

可殺也蓋阿梁與葉勝私通致葉勝因其夫病而手殺之  
雖使阿梁全然不知殺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絕人理況以  
明知殺意當時自合出門聲叫或密投鄰里以求救援今  
乃抱兒立於門外半時之久以俟其夫之死及見其夫之  
出聞其夫之聲知其事之不成然後隨聲叫呼以求救只  
此一節其情蓋以灼然可見不必同謀共殺然後可寘極  
典也夫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為之首今阿梁所犯窮  
凶極惡人理之所不容據其審詞自合誅死無足憐者本  
軍雖已具申乞行推鞠然喜惠意欲望後可詳此情節別  
具奏聞乞降霽旨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惟得以蚤  
正典刑使姦凶之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群聽使

聚著於人倫之義於以弼成聖教實非小補熹以人微職  
賤不敢頻有奏陳敢以此私於執事伏惟鈞照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伏見管下都昌縣人戶夏稅錢內  
一項科折木炭自來只用本色備船裝載赴監送納自紹  
興二十四年提點韓寶文在內因納炭稽違追典押取問  
偶一時惧罪自行供認乞每秤折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  
解發赴監自行置場買炭老之縣吏每稅錢二十文折木  
炭一秤以稅錢則例言之夏稅見錢一貫五十文合折絹  
一匹官交價錢六貫文省若折木炭合管炭五十二秤半  
每炭一秤官交正錢二百六十文省共錢一十二貫六百

五十文已上以兩項價錢比並則木炭錢多於折絹價錢

五十文已上以兩項價錢比並則木炭錢多於折縮價錢  
七貫六百五十文係第一倍以上數目已極懸絕况都昌  
民戶逐年長養園林採柴燒炭每斤直錢五文至六文止  
若比倣折納價錢又幾三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掛欠籍追  
逮督迫幾不聊生今來人戶乞依祖來舊例備本色自雇  
船裝載赴監送納獲鈔銷注誠為便利民戶所陳大畧如  
此所有曲折具于公牘敢乞台慈詳酌俯從所請庶幾疲  
瘁之民得以少蘇實出使臺之惠不勝幸甚冒昧台嚴不  
勝悚仄

小貼子

上件所陳乞納本色木炭事或以為不若比附納縮量

減價錢却從使司置場收買尤為利便更乞台慈詢究  
詳酌施行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二

照對本軍管下都昌縣人戶舊例送納本色木炭赴使司  
交納紹興十五年間使司行下每秤折納價錢一百五十  
文足續又每秤至二百六十文省契勘其炭係以縮稅紐  
折今來所納價錢比之折縮計多一倍以上委是大重民  
力不堪昨據人戶陳訴已曾具申使司乞納本色未蒙行  
下不免具申朝廷今準省劄已送使司指定竊念本軍地  
狹民貧稅額偏重而折納炭錢比於納縮計增一倍以上  
比於本色計增三倍以上藁桑之家有木無錢送納累年



此於本色計增二倍以上農桑之家有木無鐵送給男婦  
委實困弊欲望台慈仰體聖朝勤恤民隱之意特賜詳酌  
許依所乞送納本色不勝幸甚干冒台嚴俯伏俟罪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三

熹昨日伏蒙面諭許賜行下究實都昌木炭價錢利害特  
與蠲減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實不為苟悅於一時  
而所以為之計慮深遠如此感幸歎息無以為喻適準使  
帖謹已遵稟施行續當條上然熹竊伏思之復有一說上  
可以推廣公且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常之  
入敢預言之以俟采擇謹按木炭本以稅緡紐計納本色  
比之納緡所費已增一倍之數折納價錢比之納緡所費  
又增三倍之數反覆紐折至於數倍上違法意下損民力

本軍三縣皆受其弊然二縣距使臺為遠津般本色其費  
不貲故雖價錢稍重而不敢深以為苦部昌則距使臺甚  
近而津般不難故獨願納本色而深以價錢之重為病要  
之以錢比絹而論之則三縣之事體初不異也熹前者妄  
論未能及此向若使司自從所請令納本色則熹不及有  
所議矣今乃幸蒙矜念更令究實却與蠲減是以熹得以  
復有所言欲望台慈更賜詳酌三縣第三等戶一槩重行  
蠲減其上兩等人戶却令且依舊送納庶幾一郡細民均  
被大賜而上兩等戶事力稍重猶可不至大段狼狽兼亦  
不至多失使司財計免致別有經畫實為利便須至申稟  
者

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

熹近者兩具劄目陳乞宮廟差遣恭想已徹鈞聽外服下僚不敢數以寒暄浮禮仰塵威重茲乃服有愚悃輒冒布之熹束髮讀書不親世務加以疾病益復懶廢茲蒙誤恩起家試郡觸事昏塞不知所為近因奉行近降指揮令上三等立稅絹疋零丈尺湊鈔送納本色外下戶不成端匹稅絹每尺並以一百文足折價從便獨鈔送納節次據本軍下戶陳訴乞依舊湊納本色熹初不知利害曲折只見朝廷指揮之意本為優恤下戶但行喻遣催促送納自後點檢得見納到數目大段稀少遂行詢問乃知本軍絹價每匹不過三貫文足今令上三等戶得納本色而下戶却

令一尺折錢一百文足即納一匹計成四貫文足委是折  
錢太多所輸反重於上戶所以下戶不願折納而喜昏愚  
不能加意詢訪及時申明致此違慢已從本軍具狀申尚  
書省欲乞許從民便送納錢絹敢乞鈞慈早賜敷奏行下  
以憑遵守催督免致拖欠為公私久遠之害所有熹申明  
後時上誤國計亦乞明賜黜責以為守臣慢令廢職之戒  
干冒鈞聽伏深恐懼

小貼子

熹所申事理緣今夏稅未限將滿欲乞鈞茲詳酌徑自  
朝廷施行庶幾猶可及事若送戶部行遣往還動淹旬  
月州縣之吏無所稟承則懦者不敢督趣必至於闕供

強者不恤有無必至於病民矣切乞垂念

熹文竊詳今者所降指揮它州未聞有以為病而申陳者或是本處絹價高貴今則例從低估民間實以為便故熹所申亦不敢乞減所定錢數只乞許從民便則價貴處人自納錢價賤處人自納絹兩不相妨各得其便伏乞鈞照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

契勘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覓察姦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竊見目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文初不批公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

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獲此天之權交以閔集教閱為  
名聚衆至其地不日而平其地之權交以閔集教閱為  
縣劉邦達等以緣劉彥才爭競聞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  
輒行關集鳴鑼持仗過都越保欲以報復恐仇抗禦捕吏  
向非託於保甲之名安敢公然如此熹除已將劉邦達等  
依相歐報寃為名結集徒黨立社法等第決配編管外仍  
具利害申使司欲望台慈詳酌特賜行下約束施行區區  
之懷別有愚見更望使司特賜敷奏明降指揮今後應保  
甲首領等人輒以閔集教習為名聚衆弄兵欲以恐脅官  
私報怨拒捕者比凡人之次特加一等取罪度幾豪強知  
畏不致寅緣敗壞良法委實利便頃至申稟者

乞保明減星子縣稅劄子

熹昨日方遣人具劄自中稟忽徹台聽適所遣陳乞減星子稅人回齎到省劄一道謹復專人申納乞賜台念保明回申不得幸甚其間上供對補之說竊謂若本不虧上供元額即初無可申請若有別邑可以對補即亦不須申請今有司之吝至乃以此為問則蠲減之恩豈已無復可望然邑人緣此陳乞往來計會亦已薄有所實其心不能無僥倖於萬一而熹元奏固已有謂如蒙施行不唯今日見存人戶得保生業而口逃未復願耕無田之人必將有扶老携幼而至者不數十年生齒日繁墾田日廣向來椿闔之數亦可漸次起理以復承平之舊者似已預為今日解

紛之地欲望台慈頌采其意特為申述使得不為刀筆所沮而早得蒙被堯舜之澤熹與邑人千萬幸甚干冒威尊無任戰悚

小貼子

上件文字欲乞不別委官看詳徑從使司保明回申幸甚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喜照對近準使司公牒依準總領使所牒催發本軍去歲未發錢四千六百餘貫并今年未發錢三萬九千五百四十餘貫謹按去年錢內合除豁坊場敗闕減下錢一千四百四十貫二百餘文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一百六十四



貫六百餘文截使招軍造甲經總制錢一千八百九十五  
貫文及已申及乞理折曹秉義等稅錢九百九貫餘文共  
計登四千四百九貫三百四十五文省外實催到茶租錢  
二百八貫已差徭前蕭廷押發別無未起之數節次具申  
總領所照會去訖所是今來錢除已起發春季外未發錢  
數內亦有合除豁坊場欺闕體減下錢傳道免丁比額不  
敷錢共登一千九百一十三貫七百九十二文自餘合催錢  
數緣本軍今年夏初以來田禾便遭枯旱今則秋苗已放  
八分已上民間目下已白缺食兼淳熙十年第三等以下  
未納畸零夏稅已蒙上司備奉聖旨行下權行倚閣今來  
正稅既無所入其經總制等錢亦別無台收案名官錢可

以椿辦所有秋季經總制等錢係據實收到錢七千四百六十三貫二十四文省差衙前王溥管縣外有冬季錢數當在來年正月稅發本軍亦緣旱傷人口難於輸納兼準近降指揮住閣夏稅官物竊恐將來拖下台發錢數虛負罪戾已節次具申朝廷并上司乞賜敷奏將合赴經總制錢容本軍據所屬實收到錢數批曆入帳拍收起發免以遞年季分比虧去訖除已別具公狀供申外今蒙使司所追都吏以下欲望台慈存留催發官物干冒威嚴不勝皇恐之至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熹契勘本軍財賦匱乏官兵支遣常是不足遠時全仰酒

稅課利分隸相助近自乾道九年內蒙使司於經常分隸  
錢數之外創立名色每月拋移用額錢一千二百餘貫均  
於城下及兩縣酒稅務趨辦自此之後酒稅所收課利除  
椿移用錢外諸司所得分利錢數不多致本軍財計轉見  
闕乏支持不行兼近年以來沿流州軍收稅太重商旅稀  
疎又為諸軍差出軍兵販賣物色齎到戶部總所曆頭不  
許州縣收稅場務愈見虧欠州縣愈見窘闕只為本軍見  
今挪欠使司移用錢四箇月無以起解今有公狀具申欲  
望乞慈矜憐特賜於元拋移用額錢上重賜裁減行下椿  
辦非獨場務可以補解逋欠亦於本軍不無少有補助干  
冒威嚴不任悚慄

小貼子

照對州縣財計取辦於稅務稅務課額仰給於客旅然則客旅雖非農民之比亦官司財用取資不宜重困使其望風畏避而不敢出於其塗也今者本軍得蒙使司蠲減苗米水腳錢每石至一百三十九文農民固已幸甚獨往來商旅州郡場務以課額定大不容優恤若蒙台慈詳察將上件移用無名之額痛賜裁減使州郡得以約束務官輕減商稅招邀客旅令得通行是亦使司久遠大利之源不必竭取於一時然後為快也

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

喜邑具申稟未行之間復有危懇重浼鈞聽喜昨嘗妄以

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

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  
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  
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  
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祥是其難明殆又甚於閨房  
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各自知  
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得與小兒  
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本軍今檢準乾道重脩令諸  
道釋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實事狀  
申轉運司本司驗實保明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  
公之心迹尤為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表顯而公位登王事  
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壽名者亦已稱其行事之實今

據士民陳請在前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  
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轉運使衙  
伏乞照會詳酌前項所申事理依條施行伏候台旨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第二十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33251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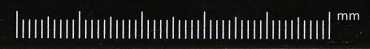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